

<<新宋 · 权柄4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新宋 · 权柄4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7552147

10位ISBN编号：780755214X

出版时间：2008-06

出版时间：花山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阿越

页数：274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内容概要

《新宋2：权柄4》讲述北宋熙宁二年，公元纪年为1069年，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开始。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改革，从政治、军事，到农业、商贸，它触及了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。与此同时，王安石，司马光，苏轼，曾布，吕惠卿……这些北宋的杰出之士因为变法而展开了明争暗斗。广泛的变革经过石越的改良而初见成郊，大宋的权力中心开始汲汲于改革权的争夺。与此同时，改革成功带来的征服欲望开始膨胀，宋军开始把目标对准西夏。

## 作者简介

阿越，湖南人。  
1980年生，理工科毕业，后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，攻读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生。  
2004年开始动笔撰写《新宋》，历经数载，完成《十字》、《权柄》、《燕云》三部。  
阿越的作品思想深刻，文风严谨，于真切翔实的历史氛围中创造出想象的多样性和丰富性，是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家。

书籍目录

第八章 大安改制附录 新宋 · 攻战志

## 章节摘录

第八章 大安改制 1 石越第一眼见着李清清，便愣住了。这个女子的眼神，让他不由自主的想起一个故人，那个被埋葬在他最初出现在这个世界的那个小村庄的女子。

“李姑娘不必多礼。

”石越很快压抑住想走近几步的冲动，彬彬有礼的说道。他很想亲切一点，但客气的语言后面，却是一种习惯性的居高临下，语气更不由自主地变得有些僵硬。

但是李清清好象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，她笑吟吟的起身，望着石越，笑道：“奴家虽在边陲偏僻之地，亦早闻石学士之盛名，数年以来，每日只恨无福相见。今日冒昧求见，实是死罪。

”虽然口称死罪，但也没有一点害怕的意思。

当时歌妓地位甚低，较之奴婢亦远远不如。

石越心伤楚云儿之死，在朝廷时，曾经数度建议皇帝提高歌妓的法律地位，但却一直未被采纳。

此事天下人甚少知闻，而歌妓地位也一直没有得到过任何改善。

这时候见着李清清如此大胆，石越与潘照临、侍剑都不由暗暗称奇，石越更是依稀感觉到几分楚云儿的风采。

不过李、楚二人却并不相同，楚云儿外柔内刚，眼前这个女子，却是一口秦腔，显得非常豪迈。

石越的手指下意识地在古琴上轻轻抚摸着，口中却问道：“李姑娘适才可是说有退兵之策？”

”“有一雕虫小技，或可退兵。

”李清清含笑说道。

“愿闻其详。

”石越心中其实未免将信将疑。

“这几日西贼在城外骂阵，奴家亦略有耳闻。

”李清清抿嘴笑道，却不继续说，只是用一双妙目，大胆地凝视石越。

石越顿觉尴尬，两军对垒，自然骂出来的话甚是难听。

这其中不少话题，都是涉及石越的私隐，比如骂石越是石介的私生子，骂石越与楚云儿有旧却坐视其死，又骂石越与清河有私情而故意陷狄詠于死境——这等等事情，石越自然不会因此而悻然大怒，中慕泽之计，但是若当面被人提起，却也会觉得有几分恼怒。

须知这种闺闱之事，最易被谣传，而流传出去，实是颇损令名。

李清清见石越如此，心中更觉有趣。

她早闻石越之名，因此故意试探，须知这样的话题，若是别的官员被一个妓女提起，难免不会恼羞成怒，说不定就要受皮肉之苦，她也是干了风险才说出来。

但是石越虽露出尴尬之色，却毫无迁怒之意，久历世情的李清清，不禁也觉得这个石学士确实与众不同。

忙笑道：“有道是他做初一，我做十五。

他西贼能造谣辱骂，难道我大宋便找不出他们的污秽事么？

奴家十三岁入勾栏，环庆与夏国接壤，往来客人说起西夏的阴事，却也不少。

”听她这么一说，石越与潘照临都笑了起来，连侍剑亦不禁莞尔。

只觉得这个女子十分有趣，却也过于天真。

“难道骂几句私隐，便能令西贼退兵？”

”李清清也知石越不信，笑道：“学士可知西贼的统帅是何人？”

将领又是何人？”

”“统帅是仁多澣，将领是慕泽。

这又有何相干？”

”“学士可知这仁多澣实是仁多族的族长，一向亲附夏主，颇为梁乙埋所忌？”

## &lt;&lt;新宋 · 权柄4&gt;&gt;

而慕泽不过一降将，在夏国立足未稳？

“那又如何？”

”话说到这里，石越不由心中一动，转目去看潘照临，却见潘照临的目光亦正好投向自己。

“夏国如今实是女后当权，梁太后淫荡不堪，有许多丑事，都难以宣诸于口。

若是将这些丑事一一骂将出来，学士以为仁多澣与慕泽当如何？”

”李清清笑道：“这些事情，在大宋流传，自然无关紧要；在西夏私下流传，亦是无关紧要。让旁人听见，亦可能是无关紧要，惟独是让仁多澣与慕泽听见，却足以让他们如坐针毡。

”玩弄这等阴谋权术，人性心理，潘照临最是得心应手，此时听李清清提起，潘照临已不禁击掌赞道：“正是如此。

不管梁太后会如何想，仁多澣与慕泽都不能不惧。

这是数万人亲耳所闻，亲眼所见，都知道仁多澣与慕泽知道了梁太后的阴事。

虽然除去此二人亦不过是欲盖弥彰，但是总好过放任此二人逍遥自在，成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

仁多澣纵然是仁多族的族长，亦不能不疑惧；而慕泽一降将，更不待言。

”“正如这位先生所言，梁太后虽然未必因为此事便要杀仁多澣与慕泽泄愤，但以仁多澣与慕泽所处之地位，却不能不怕。

”李清清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，“奴家相信，经过此事，仁多澣绝不敢再一个人去兴庆府。

”“只可惜这等毒计用多了便不灵。

”潘照临充满恶趣味的感叹道。

这一刻，石越竟然开始替仁多澣担心起来。

不过，对于真实的效果如何，石越依然将信将疑——但是这件事情，不管怎么样，对自己一方是不会有有什么损害的。

“侍剑，速请丰参议与贾、张二位将军前来商议。

”石越当即向侍剑吩咐道，一面站起身来，向李清清恭恭敬敬的一揖，谦声道：“无论能否退兵，石某都要替庆州百姓向姑娘道谢。

”李清清不料石越竟会如此，慌忙避开这一拜，敛衽还礼，“不敢。

学士说过，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！

奴家一介女流，能有报国的机会，是奴家之幸。

”一天之后。

庆州城外。

西夏中军帐中，仁多澣眯着眼睛，倨坐帅椅，听一个书记小心翼翼地念着一封书信：“……将军向怀忠义，而今夏国牝鸡司晨，权臣当道，此越窃为将军所忧者。

使将军不建寸功，固必遭奸佞之害；便立功于外，亦不免招致梁氏之忌！

将军处此两难之地，虽忠臣义士，不暇谋身，然则将军欲置夏主为何地？

使夏无将军，兴庆易主，指日可待矣。

中国与夏，本为君臣……”“好了，不必念了。

”仁多澣轻轻挥了挥手，书记忙将书信合上，垂首退立一旁。

却听仁多澣笑道：“这是石越劝我退兵哩。

”此时站立在中军帐中的寥寥数人，尽皆是仁多澣的心腹，他说话也并无顾忌。

右手轻轻摩挲着刀柄，一面环视众人，问道：“你等以为如何？”

”“若要攻克庆州，眼下来说，也并非没有办法。

”说话的人是清远军守将嵬名讹兀，与梁氏一向不合，“只不过……”“只不过什么？”

”嵬名讹兀迟疑了一下，说道：“石越亲自坐镇庆州，而宋军兵力却如此之少，那么宋军主力在何处哩？”

”“自然是在绥州。

”众将对嵬名讹兀提出如此常识性的问题，显得非常的不屑。

须知平夏城距此不远，战报还可以互相通报——虽然只是许多天以前的战况，但是也可以断定，平夏城的兵力也并非宋军主力。

## &lt;&lt;新宋 · 权柄4&gt;&gt;

嵬名讹兀眯着眼睛笑了笑，望着仁多瀚，说道：“不错，正是在绥州。

但这意味着什么，统领可曾想过？

若未将猜的不错，宋军早已知道我军三路进攻的方向，并且知道我军主力将会进攻绥州！

”听到这句话，连仁多瀚都不由一震，一双眼睛瞬间睁开，露出迫人的光芒。

“有奸细？

！

”“这个未将不敢妄言。

”嵬名讹兀缓缓摇头，道：“不过这无关紧要。

”他话中的语气，摆明了是说有没有宋军的奸细都不关他屁事，“要紧的是，平夏城梁乙逋占不到便宜，绥州只怕要吃大亏，换句话说，三路大军，惟我们这一路能胜！

”“那不正好立下大功？

！

”另外几个将领都兴奋起来。

但是仁多瀚的表情却变得严肃起来。

“两路皆败，惟独统领得胜！

”嵬名讹兀嘿嘿笑道：“这可并非好事。

况且万一宋军狗急跳墙，我军也免不了损失惨重。

眼下的天气，也是说变就变的，不可预料的事情太多。

一旦我军损失稍大，这场胜利，只怕会成为催命符。

”他话说到这里，仁多瀚已经是了然于胸。

如果出现两路受挫一路独胜的情况，只要他的力量不能超过梁乙埋，就只会激化双方的矛盾，梁乙埋一定会急于将他除掉，以防止军中出现威信很高的敌人。

石越的书信，虽然是说辞，但是说辞之所以能游说人，却正是因为它有道理。

兼之就在昨天，他收到同是拥护秉常的另一重要人物禹藏花麻的书信——那还是在环州之战前写成的，禹藏花麻在信中的话，与石越说得几乎是一般无二。

仁多瀚惟一不知道的是，身为清远军守将的嵬名讹兀，这两年来收受的大宋职方馆的金钱与物品贿赂，总价值至少超过八千贯！

仁多瀚再度眯起眼睛思索起来。

攻不攻庆州城，在他看来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现在退兵，可没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！

况且军中还有一个让人生厌的降蕃慕泽……他刚刚想到这里，便听一个将领说道：“但是现在退兵也不成，更会落人口实。

况且还有慕泽那个野人那里堵河……”“一个降蕃而已。

”嵬名讹兀阴恻恻的冷笑道，话语中冒出一股杀气。

仁多瀚思忖了一会，沉声说道：“将慕泽召回来，明天见机行事。

”退不退兵，仁多瀚还在迟疑之中，但是慕泽这样的人物，对仁多瀚来说，始终是一个麻烦。

如果是打败仗，他倒是一个替罪羊；但是没必要在打胜仗的时候留着他来争功，更没必要在做某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情之时，留着这眼中钉。

“是该解决麻烦的时候了！

”仁多瀚在心里发出一声冷笑。

这样想的时候，他身上并没有一丝杀气，因为慕泽这样的麻烦，对他而言，实在提不到“杀”的层面，正如人们更喜欢说“捏死一条虫子”，而不习惯说“杀死一条虫子”。

次日。

慕泽踌躇满志的踏进中军大帐，他这两天都是不眠不休地亲自率军堵河，想到数天之后，庆州城就会成为泽国，而生擒石越这种大功，竟被自己立下，慕泽连走路都觉得有点飘。

尽管此时庆州城兀自巍然屹立，石越也还好端端地呆在城中。

但是很快，慕泽就感觉到气氛有点不对劲。

仁多瀚高居帅椅，正用一种奇怪的目光注视着他。

## &lt;&lt;新宋 · 权柄4&gt;&gt;

而帐中诸将看他的眼神，都非常的古怪，好象，好象是在看一只待宰的羔羊——慕泽心中突然冒出这样的想法，顿时惊出一身冷汗。

他下意识的去摸佩刀，不料却摸了个空。

这时候他才想起进帐之前，武器都全部解掉了。

“末将慕泽，参见统领。”

”感觉到危险气息的慕泽一面抱拳行礼，一面警戒地注意着帐中的反应。

这时再后悔为什么没有让部族的人马保持戒备也来不及了。

然而，出乎慕泽的意料，仁多瀚的笑容十分的温暖，“慕将军辛苦。”

” “不敢。”

不知……” 仁多瀚笑着打断了慕泽的话，“昨日军中截获一个奸细，从他身上搜了一个蜡丸，其中有十分有趣的军情，所以召将军回来一道商议。”

”他说完，朝中军官啾啾嘴，中军官忙从帅案上取过一张纸来，双手递到慕泽面前。

慕泽疑惑地接过纸来，只瞄了一眼，顿时冷汗直冒。

他虽然只是粗识汉字，但是这张纸条写的东西，他却看得懂。

这是一封“他本人”写给石越的密信，说以前自己为奸人所误，现在悔悟，愿改投宋朝，约宋军于某日劫营，他将率本部人马于军中接应云云。

慕泽自然知道这封信是伪造的，但无论这个陷害之计是多么的容易识破，都没什么意义——因为他知道仁多瀚压根就不愿意“识破”。

慕泽只是不明白，自己究竟是哪得罪了仁多瀚，竟导致他要致自己于死地？

“我只想死个明白。”

”慕泽将那封伪造的书信很郑重地交还到中军官的手中，抬起头来注视仁多瀚，语气平静地说道。

仁多瀚在这一瞬间，倒真有点欣赏慕泽了。

因为在这种情况下，慕泽居然没有撕毁那封书信——否则的话，他就更可以把慕泽的罪名坐实得死死的。

不过这显然都不重要。

“本帅也正想问慕将军要个明白！”

”仁多瀚的脸沉了下来，如同乌云蔽日，整个帐中的温度都似乎下降了许多。

“这是有人陷害末将……” 慕泽的话再次被人打断，但这次却是来自帐外——“报——”

“何事禀报？”

”中军官快步出帐，厉声问道。

来禀报军情的小校却顿时结舌，想了半晌，方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，禀道：“宋军骂阵！”

” “这也要大惊小怪，拖出去，军棍伺候！”

”中军官说罢便要转身，却听那小校大声喊道：“冤枉！”

实是宋军骂得厉害……” “蠢货！”

”中军官抬起了脚。

“报——”又一个小校跑了回来，脸上神色十分的古怪。

“何事？”

” “宋军骂阵。”

”这个小校要伶俐许多，不过他的要求却十分的无礼：“十分厉害，请将军亲自去听一下……”

“浑球！”

”中军官厉声喝骂道。

却听帐中传来仁多瀚的声音，“是何事禀报？”

”中军官连忙快步入帐，禀道：“是宋军骂阵。”

” “这等小事，要两人来禀报？”

”仁多瀚顿觉奇怪，他的话音刚落，突然听到外面有鼓噪之声，似乎宋军骂阵的声音，突然大了起来，便在中军帐中，也可以清晰地听见一些污言秽语。

有几句话清晰入耳，骂的却是梁太后如何与臣子偷情！



## &lt;&lt;新宋 · 权柄4&gt;&gt;

帐中众人顿时面面相觑。

仁多瀚也是意想不到，站起身来，道：“随我去阵前看看——先将慕泽绑起来！”

西夏众将到了阵前，仁多瀚才知道自己不该来这里。

只见庆州城楼上，一个女子云髻高耸，身着素衫，裹了一件淡墨色披风，正在那里清晰地骂着梁太后的一件件隐私之事，有许多事情，连时间、地点、人物都说得清清楚楚！

她每说一句，身后便有几十个妇人跟着大声喊出来。

庆州城上的宋军，一时间笑声震天，不时还有几个宋军大声附和着加几句点缀之言。

而西夏阵前士兵，却是一个个捂紧耳朵，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反应。

眼前之情景，绝对是仁多瀚做梦都想不到的。

两军交战变成泼妇骂街，固然十分的可笑，但是仁多瀚却怎么也笑不出来。

他只愣了一会，立时便做出反应，“弓箭手，射那个女子！”

很快，一阵箭雨射了出去，但是弓箭飞到空中，便变成名副其实的“箭雨”，无奈的跌落下来，根本伤不到那个女子分毫。

反而，那女子仿佛被这阵箭雨激起斗志，骂得更加起劲了。

“罢了！”

仁多瀚挥手制止住正在再射的士兵，这种浪费箭枝的事情，不做也罢。

但是这个局面却是尴尬得紧。

仁多瀚一时之间，竟然是想不出对策良方。

他却不知道被绑的慕泽在心里冷笑——这等计策，实在容易化解，只要将战鼓搬到阵前，擂动战鼓、吹响号角，便可将那女子的声音淹没，不过慕泽此时却没什么兴趣帮助仁多瀚脱困。

“统领！”

嵬名讹兀策马走到仁多瀚身后，低声说道：“僵持下去，有利无害。

此事断难掩饰，趁现在诸将都害怕被太后迁怒灭口，不如就此下令退兵。

仁多瀚心中一动，这的确是退兵的良机，此时撤退，军中没有一个人会反对。

但是，仁多瀚却还有一点顾虑，他担心这样退兵，日后难免成为笑柄。

正在犹豫之际，最后一根稻草被轻轻放了上去。

庆州城以东的天空中，突然出现了漫天飞扬的尘土！

这奇异的变化很快被西夏的将领们所注意到，紧接着，庆州城中，出现了震天彻地的欢呼声！

援军？

仁多瀚与嵬名讹兀等人的脸上，都露出了惊疑不定的神色。

“难道绥州这么快就败了？”

还是渭州的援军？

或者只是疑兵之计？

几个念头在一瞬间同时涌上仁多瀚的脑海中。

“拔寨、撤兵！”

终于，仁多瀚掉转了马头。

庆州城上。

望着渐渐远去的夏军，石越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，转身问站在身后的贾岩道：“要不要追击一下？”

“待西贼撤得远一点，再虚张声势的追击一下，把戏演得逼真一些。”

贾岩沉声说道。

石越点点头，道：“待仁多瀚撤回清远军，便派人与他交涉。”

赎回狄将军与王将军的首级，凡是被掠入西夏的汉户与熟蕃，用四匹绢布、四匹棉布一个人的价格赎回。

现在首要的看看环州城还有没有幸存者。

“是。”

在众人心中，环州城此时必无谯类。

石越没有注意到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远远站立在下首的李清清的眼中，流露出一丝被掩饰得极好的敬意。

在战争胜利之后，首先想到的是战死者与被掠的百姓，这样的上位者，并不是经常能见到的存在。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小说将读者带到曾经繁华的宋朝，带着读者去探询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变革。

——《中华再起》作者 中华杨 我们站在已知历史的前面，可是作者却试图为我们描绘可能存在的历史的背面。

——《诛仙》作者 萧鼎 他将那个时代描写得如此真实，以致于我的确认真想了很久；历史是否真有可能那样发展？

——《昆仑》、《沧海》作者 凤歌

编辑推荐

一万万人历时十年的仰望，跨越十字，一个新的起点！  
进攻西夏！

《新宋2：权柄4》是第一届中国网络原创作家风云榜获奖作家！  
《明朝那些事儿》谢幕，《新宋》登场。  
今何在，燕垒生，中华杨，凤歌，萧鼎，树下野狐。  
重建一个崭新的宋朝！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